

自救耶。或危國家亡社稷亦在所不惜。嗚呼。若韓國者真所謂亡國之民哉。國之危如累卵而尚爭此無謂之朋黨何。其不自愛也。雖然我念宗國我心憂更烈。

日本滿洲軍總司令部之出征

日本出征之陸軍。前此所派遣者。曰第一軍。曰第二軍。曰大孤山上陸軍。後此尚有陸續調發。軍情深秘。不能宣布。但各軍有各軍之司令官。不相統屬。而皆仰節制於東京之大本營。蓋在今日電線大通之時。實可以爾爾也。雖然。終有遼遠不甚統一。不甚敏捷之患。故近日有派總司令官總參謀部之事。其滿洲軍總司令官曰元帥陸軍大將大山巖。其滿洲軍總參謀長曰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。大山氏當前此中日之役。以陸軍大臣而總前敵軍者也。兒玉氏當時爲陸軍省次官。留守者也。其後復任臺灣總督。於臺灣民政最有功者也。今次登壇日人之歡忭可想。此總司令部以五月二十三日首塗大山氏。乘日皇所賜馬車。與兒玉氏同行。東京全市中家家懸國旗。戶戶揮手巾。全市闊動。所經之街萬頭如蟻。相與攢視。歡呼萬歲。拍掌聲如連爆。十餘里不絕。新橋驛站。人山人海。肩摩轂擊。幾無隙地。上自現內閣之大臣及赫赫在野之元老下及茶紅裙袂之女。學校生徒。全國中各社會各階級之人。皆備相與瞻仰。風采握手。幾爲之暉云。嗚呼。從軍樂。從軍樂立憲文明國之軍人。真從軍樂。

丁汝昌第二

事有巧妙不可思議。無奇而有偶者。如甲午中東之戰。今年日俄之戰。勝敗之數往往偶合。近得旅順消息。言俄司令官司德塞耳業已自盡。此尤與丁汝昌之自殺於威海情形相似也。但不識俄軍中亦有牛繼祿其人者。樹白旗以投降日軍。否。案乙未丁汝昌困於威海。初欲出戰。李合肥電。丁言船械可棄。將材難得以阻止之。及丁被圍久。彈糧將竭。李秉衡

復率回救。威海之兵不敢迎敵。於是威海後路之桀城陷。而威海援絕矣。丁汝昌仰藥死。其部下有副將牛繼祖者。僞爲丁書以投降。其實投降出於丁死之後也。聞丁臨死時拔劍斫去海軍提督印一角。今留存於日本之降書。其印正缺一角可證。

日俄交戰之關係

日本某政治家言曰。歐洲大勢在日俄未交戰前。因俄國之野心。德皇之雄略。遂啓列強疑懼。彼此汲汲備戰。大有盤馬轉弓之勢。設無遠東戰事。一洩其機。則歐洲十年之間必肇大亂。乃未越一年。世界大勢爲之頓變。不意日俄之衝突。反於歐洲得均勢之良果。英皇愛華德善乘其機。故親厯各國。與列國君主先後歡會。莫不締結盟約。以固歐洲均勢之力。故害則歸於交戰國。而利則歸於旁觀國。從來歐亞兩洲之關係殆無遙。於是按列強嚴修戰備。在歐洲既免兵禍。則必轉鋒而東。以發洩其兵力。今謂害歸於交戰國。利歸於旁觀國。實則利歸於歐洲之強國。而害遺於亞東之弱邦。英人伺隙窺我西藏。是卽英皇善乘其機。得與列強締約之良效果。願我國人一審其中消息。勿以日勝俄敗而忽其遠見也。

俄人乘亂以擾中國

事關兩國。不願他人干預之言。日本旣聲明於前。俄人亦隨而宣布於後。俄人旣不便於旣敗之後。邀請別國出爲調處。又不肯覲然面目。自向日本求成。欲強支拒。爲困獸之圖。終不低首。則又力有所不逮。俄人至此。計惟轉而破壞中立。無理取鬧。與中國唇脣。廢爛大局。以牽動與有關係之各國。迫之使不能不出。而調處此固勢所必至。理有固然者。中國處茲危險之境。尙其勿恃。一時之無事偷目前之苟安。早爲之所亟。自善謀。有備無患。母使猝然變作措手無方。噬臍不及。則幸矣。